

影魔

著 基爾高
譯 南稷羅



大時代書局印行

SPECTER by Maxim Gorky.

譯南稷羅 影 魔

部四第間年十四

1945

「出閣公賓。」

「開夫檢閱」一題，用此題「已」請示一題，高聲道：

「最真最無情，西國國語文，長長長，西國國語文，西國國語文。」

「不行！」雅興夫回答，「西國國語文，西國國語文，西國國語文。」

「兩國語文，西國國語文，西國國語文。」

「兩國語文，西國國語文，西國國語文。」

箱林陰影地迎接着列里薩來，是在下着輕聲底灰色細雨，好像他還記得他所習見的那種，而且重踏的腳步正弄罷工咧。他不能不提兩隻沉重底衣箱，擠在惱怒底人羣中間艱苦蹣跚一段路程，爬上台階去。旅客們哭聲震耳是高昂而且壯的，嚷着叫着，提着他們底行李，毫不客氣地互相推撞着。兩個雄糾糾底漢子，穿着打獵服裝，圓帽子主押着鳥毛，昂然揚步，薩來登前，攔住他底進步。他倆一路嬉戲，被壓夫惹惱了的旅客們，他倆用一根手杖擄着一隻小籃子，故意裝出十分吃力的模樣。唯一大笑着的是個高大底婦人，從肩頭以至膝頭都懸掛着各樣包裹，一隻手提着衣箱，另一隻手提着化裝盒。她笑得又尖又響，似乎很無禮。她走路是困難的，似乎比別人更受排擠。笑聲忽然中斷，她大聲警告那兩個丑角。

「我底天呀！那里面有鏡子！那裏面有花瓶呀，里加得！」

一車站前面的廣場上並看不見一輛車子。衣冠整潔底人們默默含怒地緩步走過濡濕底石路，穿過密密底雨絲裏面。這是一種特別柔和底雨，落在石路上毫無聲息，雖然人能够分明聽見雨水流下陰溝的單調底潺潺之聲，以及脚步的怒響。兩排密集底重大建築物朦朧出現在薄霧之中，好像用鐵鑄色塗畫成的一些約略不同底暗影。薩木金覺得一陣沮喪底冷氣從衣服和皮膚透入他底心裏。他放下衣箱，脫掉帽子，揩揩頭上的汗水，然後安慰自己說：『總會有個辦法的。』——他不諱不避兩隻重迫交臂，裹在雨裏，迎入羣中開闢苦難處——

從他後面來了一個灰鬍子的矮胖男人，戴着皮遮陽小帽，穿着長到膝頭的青色工作衣，長統靴。一面銅牌閃灼在他底胸襟上。

「兩個馬克，到最近的旅館去，」薩不金冒昧招呼。

「不行！」那啣夫回答，連看都不看他一眼，聳聳眉頭，好像是推開他似的。

「這算是無產者底團結力，更甚於他害怕他底同志打他呢？」薩木金懷疑，譏諷底地。

那脚夫斜睨了他一眼，用他下巴指示一座家宅，高聲說道：

一巴爾茲公寓・

忘記了謝謝這傢伙，薩木金提起行李就走進雨裏面去了。

一響鐘之後，洗了澡，喝了咖啡，他坐在小房間的窗子前面，回想着他和這公寓主婦初次會見的光景。而且當他想起那時候，他覺得全身都不舒服了。他覺得這一切，當其間差不多胖得好像圓球似的，穿著暗淡底絨色衣服，灰色圍裙，兩片眼鏡停在擠於鼓起的兩腮間的鼻樑上，這主婦首先盤問：

「你不是猶太人吧，是嗎？」

她親自替他預備洗澡而且獻咖啡給他，各樣都作得敏捷而又熟練。她說明她不能不開除一個罷工者底姪女。從她底眼鏡裏面唐突地審察着他，她問：

「俄羅斯的情形怎樣？」

好像被考問他對於德國的知識似的，薩木金回答得簡單而又隨便。同時他想着倘若越過國境就能把後面的國門關閉得如此緊嚴，祇要短期間不聽見別國的騷嚷，那就可以忘却一切，該是何等快活呀。主婦繼續用響亮底，果決底聲調說下去，好像不是對一個人說話，而是當衆演講似的。

「柏柏爾（註一）現在並不在國會裏，而是在監牢裏，他已經完結在那裏哩。雖然他不是

猶太人，可是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微笑着，薩木金問她她以爲一切富底和窮底猶太人全是社會主義者麼？

「當然！」她不耐煩地大叫。「你去看看歐金李克圖（註一）底演講集吧。社會主義者都要搶掠德國的正當資產所有者。而且祇有猶太人纔想要這樣幹的。你確實必須讀李克圖底書。他有一種健全底德國精神。」

她繼續說着，用一種咯咯底聲調，手肘忽起忽落地好像母鷄拍翅勝似的。

「德國不准革命。她不願學你們不幸底俄國的榜樣。德國自己是全個歐洲的模範。我們底凱撒是一位天才，好像拜勒得力大帝一樣。他定歷史久已等待着的一位皇帝。我底丈夫，莫里斯巴爾茲，常常教導我：『李斯比，你應該謝謝上帝，幸而生存在將要使全個歐洲向德國屈膝的一位皇帝治下。』」

這婦人是這樣胖而且軟，她底右邊底屁股停在椅子上就像一隻汽球。她底胸部和肚皮也鼓脹得好像一些汽球。而且當她站起來的時候，這些汽球全不見了，化爲龐大底一整個汽球，這其間

（註一）德國當時社會主義領袖柏柏爾（Berthold 1849-1913）底演講集。該書底譯本爲生報時所刊。
（註二）朱拜爾。該書底譯本爲生報時所刊。

並不覺得有什麼變動。從這大汽球的頂端上略地發生一道紅色小裂縫，語語就從那裏噴出來了。

然而，在這醜怪底外貌之中薩木金發見了某種重要性，而且當她滾出房間去的時候，他想到：

「合拍！和她同等的戲園女人是不能談論這些問題的。」

雨下完了。一陣灰霧佈滿在街道上。機關車尖聲長嘯着，列車殷殷，震搖了窗玻璃。一致穿

着青色工作衣和戴着有趣底小帽的工人們，好像用簡筆畫成的，正在拆除一座五層樓房前面的

的建築架。薩木金呆看着窗外，吸着煙，傾聽着他內面的許多瑣細思想的執拗底嘎嘎之聲，漸漸

歸順於一種抒情詩底心緒。

「我底生活是一幕一人獨演底戲劇，而我底思想却是對話體的，我永遠在對着某人講明某事

。好像有另一個個人，一個敵人，生活在我底內面。他監視着我底一切思想。而且我害怕他。有不

用言語而能思想的人麼？音樂家，或許能夠……我厭倦了……觀察的機能，當過度發展的時候，

就成爲一種負累。你機械地吸收了太多的毫無意義的瑣事。」

他閉起眼睛，一個赤裸底女人的苗條粉紅身體就出現在黑暗之中。（註一）

「輪若我會經戀愛她，那麼她已經剝奪了我的一切了……一切？她說我是無可救藥底挑剔

家。」（註二）第三卷末章，薩木金曾經看見馬利娜的裸體

家。她說我和我底同類是人世所不需要的人。這是不確的。我不是書呆子，也不是武斷家，更不是道學家。我知道的很多，但是我不想宣傳。我不發明理論。理論常常限制思想和想像的自由發展。——想到這裏，他最近讀過的別人底話都像秋天底蒼蠅似的飛來停在他頭上：「終極底，永久底自由。」「妄想全知的悲劇。」「像納塞蘇斯（註一）似的自戀自愛的愚駭。」他底記憶提供了許多這一類底話，牠們似乎在他自己外面，在房間裏，迴響地響。

他從一隻衣箱裏取出幾本書來。在一篇序文裏他底眼睛捉住了這麼一句：「我們承認一切宗教，一切神秘底學說，祇爲的是要解脫現實。」

他底「假若這不是裝腔作勢，那就不過是絕望而已，」他默想。

他又痛打着窗子。風在吵鬧。薩木金開始讀米洛波爾斯基——底一首詩。

讀文學作品對於他是必不可少的，像吸煙的習慣一樣。書籍豐富了他底言詞。他欣賞文字組合的技巧和音節，贊美不同底作家們的同一思想所穿著的各式言語底服裝的多樣變化；而尤其喜

樂而（註二）希臘神話：女子伊科迷戀美少年納塞蘇斯，不得其愛而死；尼采西斯大神罰令納塞蘇斯與泉水中的自身映像發生戀愛。

獸類，見表面不能相容的人們之間的共同性。讀着安特列夫（註一）的自鳴得意的嗚嗚的貓叫，這往往（註二）狼的悲號。薩木金就同想到龍察洛夫（註三）底低調底牢騷：

迴響「爲什麼狂放而又宏壯呢？以海而論吧。這祇是使你悲哀，看着牠，你就想要哭。大浪澎湃的驚怖底狂吼對於脆弱底耳朵是並不愉快的。這吼聲自有世界以來就重複着同一歌曲，傳出牠底黑暗而隱秘底音信。」

這些話又引起奧尹柴夫底悲痛底問話：「你爲什麼哭，夜底風？」以及他底祈禱：

幽鬱而幽鬱的嘆息，不要唱那些遠古洪荒底

離奇底變幻半 感入底歌曲呀……

索維龍察洛夫也說過：「野獸的怒吼在自然的哭聲之前是無力的；人底呼聲是卑賤底；人自己就是十分渺小微弱的。」

詩音記憶親切地提供了拜倫底黑暗，雪萊底奧茲門底亞，愛倫坡，穆塞，波特萊爾諸人的詩句，和梭洛古勃底火輪，以及同一腔調的許多別底韻文——全是一讀就記住，有機會就吟得出來的。

（註一）Leonid Andreev (1871—1919) 俄國劇作家，小說家。該書作者與該書同。

（註二）Goncharov (1818—1891) 俄國文學作家。人皆稱小獸底悲號與書同並不會變換

但是關於在自然的可怕底勢力之前——在死的法則之前——人的渺小無力的種種言詞並不會毀壞着薩木金底情緒。他知道這些言詞絕少干涉牠們底作者們的生活，倘若這些作者是身體康健的。他知道叔本華活到七十二歲，在證明悲觀主義是宗教情緒的基礎之後，幸福地死去了，因為他相信作爲「腦筋底幻夢」的他底無歡底世界觀是「十九世紀最優良底創作」。宗教情緒和玄學問題從來沒有擾亂過薩木金。況且，他眼看着安斯托伊夫斯基和託爾斯泰的宗教思想怎樣迅速地失去牠底潑辣底生氣，墮落爲米里支可夫斯基（註一）的惡劣底冗談；怎樣黯淡地變爲半虛無主義者梭洛尼夫（註二）的微溫之詞；怎樣支離地分解爲官能主義者羅札諾夫的纖巧底技藝，而且怎樣消沉於象徵主義的朦朧之中。

此刻他讀了一會安斯托伊夫斯基底作品，而且頗爲用力。他覺得這最有才能底作家以宏博底學識和勤人底勸誘使人低首下心。他愛契可夫底悲哀，冷淡地譏笑着平庸底生活。大多數書籍都常常指示給他人是憂鬱底生物，糾纏在生活的細事末節之中，在思想與感情的矛盾之中，在卑陋底野心的競爭之中。分析到最後，他覺得還是文藝作品並非十分愚蠢底伴侶，有時甚至比真正有

（註一）Morezhkovski (1865—) 俄國象徵派詩人。並譯五字律。

（註二）Vladimir Solov'ev (1853—1900) 俄國歷來家，哲學家，宗教詩人，並譯五字律。

總底傳信，和牠在一起人能够默然地辯論，默然地好笑，和不信。

味地裏面，草草讀完，自知自然開朗，高興地讀面。覺得這書像長篇小說，不會有斷續，讀來味溫
 心土中。風書用國語出自然更覺美。薩木金提子對這日常生活的書面，讀來不似用筆時溫

是這。讀以一解讀之，書中書味，出清朗，是讀時，是讀時，並不動人，長長地讀

外面，黃水似底陽光滑過家宅的潮濕底牆壁。薩木金把他所讀的奇書拋在桌上，匆匆穿好衣服，走到街上去了。走在似乎特別堅硬底步道上，他考察到柏林和聖彼得堡之間的類似：軍人衆多。他覺得柏林的軍官們底腿比聖彼得堡的更僵直，同時記起這發現並不新穎。他沿着商業底街市走去，好像在深谷的底裏似的。兩排沉悶底建築物向他們迎面趕來，圍着底店門吐出皮革，煤油，煙草，肉類，香料的氣味——各樣都很豐富，各樣都是可厭底單調。他想起了劉托夫底話：

「普魯士代表德國的一切。啤酒的無度底飲者們的文化聖地。在巴黎，當你想着聖母院和厄菲爾鐵塔的時候，你就理解歷史的反諷。莫泊桑的筆切演特萊爾的厭惡。演朗士的優雅底議論。在柏林，並沒有使人領悟的東西。各樣都由國會底建築和凱旋柱極其清楚地說明。本道普魯士首都是一個沙上的城市——德國肚皮上的一塊腫瘤，她底腎臟裏的一粒石子。十一個星期溫，灰雲又灑下輕聲底雨點。薩木金雇了一輛街車，轉回旅店。晚間他悶悶不樂地看過委得京（

註一) 的戲劇的上演。第二天，從早到晚，他步行和坐車周游全市。第三天他游覽波次丹，他發見他自己對於柏林並不能有所增益於那些熟悉底貶責底頌詞。是的，十一個壓迫底，沉悶底城市，其間在房屋和人衆之中，有着不愉快底緊張，強壯而巨大底石匠和木匠默默地，陰鬱地，機械地工作着。他們都有挺起底胸部和呆板底面孔，好像軍人似的。大多數人都是肥胖底。薩木金決定要去看那些博物院。

他到了一個繪畫陳列館。

離開街上的沉悶底，溽暑底潮濕，走進了涼爽空曠底廳堂，這是很舒適的。繪畫不很引起薩木金底興趣。他把游覽博物院和陳列館看作文化人的一種義務，提供談話材料的義務。他匆匆看過那些畫幅好像看書似的，同時覺得這是煞風景的。

在幾幅裸女畫前面停留了幾分鐘，他想着馬利娜，而且斷定：「她更美。」
很怪，他以一種悔恨之情想着馬利娜；也許他是惱恨在這種事例上藝術並不使人遷升於現實

之上吧。風景畫照例是比自然更優美底。薩木金對於描寫日常生活的畫面的趣味遠不如用柔和底和浪漫底畫筆所繪成的自然的閒靜底，高雅底畫面。或許後者就是造成他不會有過的那種柔和底

(註二) Medekind (1814—1888) 德國劇作家。

幅，那似乎是不能稱為繪畫的。他盡力構想引導藝術家鮑敦從割裂的現實中創造這空幻境界的那中心觀念。他越仔細考察這些不相調和底鳥獸形態的混合體，和幾何形式，就越想要拆開牠們的全體，找出這些可怕底幻像之中所隱藏着的意義。亨路尼謬斯鮑敦這名字並不會提示他繪畫史上的任何意義。可怪的是這惱人底畫面居然陳列在德國首都的最精選底博物院裏。

木金薩末金走到出賣目錄和照片的櫃台前，拿了一顆面魚盤由底小男人，戴著絲織小帽，並不移動他底嵌着報紙的右眼，說道他並沒有關於鮑敦的書籍。木金或許可以在書店裏找到幾本的。鮑敦末金去到書店裏，買得一本法文的鮑敦研究。回到寓裏，吃了巴爾茲太太款待他的烤鴨肉，鮑魚，番薯和生菜之後，他點起一枝煙，躺在長椅上，把那沉重底書擱在胸部上，開始考察那些畫片。不問何處。

有翼底猿猴，獸頭底雀鳥，以及虫類，鳥類和魚類的鬼怪。在一間殘破底茅舍旁邊，聖安東尼惶恐地逃避着向他走來的一匹打扮得像女人似的豬和一隻戴着滑稽小帽的猴。各種爬行動物爬在各處。一張桌子，莫名其妙地放在荒郊裏，有一個裸女躲在牠下面。妖魔飛來飛去。一副動物的骨架正在彈壁琴。一座鐘在空中飛着，或懸着。一位豬頭羊角的國王昂然闊步着。在「人的創造」這畫幅中，上帝是一個無鬚底青年，而且天堂裏有一架風車正在轉動。每個畫面都充滿了陰

森底，引人大笑底顛倒錯亂。——「我會聽着什麼話？管長做夢。」「你太愛調，張人張國風」

「聽着夢，」薩木金決定，而立刻又厭棄這誰也能說出來的意見。

據這本書上說，熱心收買鮑次底畫幅者之一是非立士第二。那憤懣憂鬱的西班牙國王。——

「或許那豬頭國王就是非立士自己吧？」薩木金想。「這鮑次對於現實世界作了小孩對於玩

具所作的事，拆開牠，又隨意把牠湊合起來。真無聊。聽俗底報紙的記者的材料。對於鮑次，

古圖索夫將要說些什麼呢？」蓋爾蘭公爵對於這種話意之中是言着這口氣道其時。——

他底潮濕底紙煙是不好吸的，有可惡底氣味。蓋爾蘭公爵對於這種話意之中是言着這口氣道其時。——

「甚至祖國的煙氣我們也覺得是香甜的。」這祖國現在有一種惡味。那裏流血太多，也太

展展。「發狂底勇敢——。想要從必然的王国跳到自由的王国……」社會主義對於像我這樣底人

能有什麼好處呢？同樣底孤獨而且無疑地更加冷落——「荒涼呀！無地容身。」當然，我這一生

也不會看見「自由底王國」。祇爲死而生活，這好可憐底底生的企圖。」

。——他底思想的意味是痛苦底，却也有些愉快。這些思想不斷地奔注在寒冷底秋水的淺流裏面。

費代。我並不是沒有才能。我能够看見別人所感覺不到的事物。我底獨創性是在幼年時代就顯露

了的。——「蘇聯底前驅者去參加內戰，但是不識天氣，一涼」這內容是什麼。蘇聯思想底事不

看，但是在休息時間那傢伙就走近他，用沉悶底聲說：『奧爾斯基全權來。朝議室。朝議室。』
 室。『薩木金，是不是？我是道爾加諾夫（註一），記得麼？——芬蘭？維堡？看報了麼？沒有？』
 薩木金離開一間小窗內門。門窗一開，窗簾就降下一塊空桌，窗簾前一窗門窗合氣，即用他底肩頭把薩木金擠在牆上，放低聲音，他急促地囑咐道：

「他們炸毀了斯托里賓（註二）底別墅。他微倖逃脫了，死了許多人——大約二十個。我知道一個婦人，妮戈諾伐，（註三）是——」

「什麼？她被捕了麼？」薩木金驚惶地掉嘴。

「被殺了。連帶一個孩子。」

「妮戈諾伐？」

「你知道她麼？我知道她。在我年輕的時候。她曾經被牽連在民意派的大檢舉之中——」

（註一）見本書第二卷，原為民意黨人，薩木金曾經在芬蘭細堡偶然遇見他。

（註二）Stolypin (1863-1911) 歷任帝俄內務大臣及首相，以統緩革命黨著稱。

（註三）出入於各種革命黨人之中，行踪詭密，薩木金曾經和她戀愛，並約略認識她是官方

的偵探。但不久即踪影全無。